

風雷震九州



风雷震九州

下

梁羽生著



梁羽生
印

《梁羽生系列》作品集

- ①龙虎斗京华 ②飞凤潜龙 ③还剑奇情录
④草莽龙蛇传 ⑤冰魄寒光剑 ⑥塞外奇侠传
⑦白发魔女传 ⑧七剑下天山 ⑨江湖三女侠
⑩萍踪侠影录 ⑪散花女侠 ⑫联剑风云录
⑬冰川天女传 ⑭云海玉弓缘 ⑮侠骨丹心
⑯风雷震九州 ⑰冰河洗剑录 ⑱女帝奇英传
⑲大唐游侠传 ⑳龙凤宝钗缘 ㉑慧剑心魔
㉒狂侠天娇魔女 ㉓鸣镝风云录 ㉔广陵剑
㉕风云雷电 ㉖瀚海雄风 ㉗游剑江湖
㉘牧野流星 ㉙弹指惊雷 ㉚绝塞传烽录
㉛剑网尘丝 ㉜幻剑灵旗

风 雷 震 九 州 下 梁 羽 生 著

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通县向阳印刷厂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2印张 767,000字

1996年4月第一版 1996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01—5,000册

平装本定价 30.6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风雷震九州

目 录 (下)

第二十九回	魑魅幽林施毒手 英雄大会究奸徒	(351)
第三十回	青袍怪客来挑战 黄石奇招未奏功	(363)
第三十一回	论剑喷烟施绝技 还珠留偈显神通	(374)
第三十二回	双剑纵横生死斗 一声霹雳破疑团	(387)
第三十三回	详查往事多疑窦 欲试奸徒辨假真	(399)
第三十四回	凭藉师门担大任 预留对策嘱英雄	(410)
第三十五回	谎话捏来瞒侠女 灾星得脱遇师兄	(423)
第三十六回	巧言佞色施奸计 蜜意深情错付人	(436)
第三十七回	蛾眉此去悲前路 小侠归来痛故园	(449)
第三十八回	豪杰横刀歼小丑 奸人指路捕孤儿	(460)
第三十九回	教主深藏图大事 夫妻义重劫天牢	(473)
第四十回	剑影刀光寒敌胆 英风侠气闹京华	(487)
第四十一回	苍茫大地谁为主 窃窕秋星或是君	(498)

第四十二回	金钗挑破当年梦 慧剑难挥往日情	(509)
第四十三回	罗网空张飞彩凤 青衫欲湿觅伊人	(523)
第四十四回	剑影刀光寒敌胆 腥风血雨闹元宵	(536)
第四十五回	打破牢笼飞彩凤 喜从玉手接金钗	(547)
第四十六回	力擒巨恶明真相 识破奸谋谅故人	(561)
第四十七回	尽释恩仇侠女 分清邪正判师门	(571)
第四十八回	情场恶浪多风险 战地腥云伏祸胎	(585)
第四十九回	万里飞骑传警报 中宵探帐破奸谋	(596)
第五十回	艰危未许销英气 侧调安能犯正声	(611)
第五十一回	自古忠奸难两立 终须黑白要分明	(623)
第五十二回	路转峰回逢侠女 林深路秘出奇兵	(640)
第五十三回	误听谗言伤侠士 巧施毒计害英雄	(648)
第五十四回	陌路相逢歼狡贼 荒林逃遁叹穷途	(665)
第五十五回	并辔同行情脉脉 单刀斩敌气昂昂	(681)
第五十六回	心事浩茫连广宇 风雷激荡扫沉霾	(693)

第二十九回

魑魅幽林施毒手 英雄大会究奸徒

钟灵大吃一惊，忙把江晓芙交与钟秀，说道：“阿秀你照顾江家妹子，我去捉贼。”抬头一看，杨岚已经上了对面那座山峰，钻进高逾人头的茅草丛中了。好在他是背着一个大布袋，摇摇摆摆，弄得茅草似波浪般起伏，故此在这面山坡，还是可以隐隐看见他的行踪。

钟灵一面追赶，一面呼喊，“捉奸细啊！”的声音这才四方纷起，响彻了山头。

钟灵展开八卦赶蝉的轻功，追到山顶，终于追上了杨岚。杨岚提起布袋，一个转身，抡起布袋作为兵器，朝钟灵劈面打来，冷笑道：“你不要这小子的性命，你就出剑！”

哪知钟灵武功远非江晓芙可比，杨岚用这个办法可以克制江晓芙，却难不倒钟灵。只听得钟灵哈哈一笑，说道：“我的剑是长着眼睛，只伤奸细的。你瞧着吧！”唰的一剑刺出，果然便似长着眼睛一般，并没碰着布袋，剑尖直指杨岚的肩井穴。

杨岚身躯一矮，抱着布袋作为盾牌，避开了钟灵的连环三剑。钟灵见他抱着数十斤重的布袋，步法还是这么轻捷，也不禁暗暗惊诧。

钟灵喝道：“小小年纪，如此狠毒。再不放人，我可不能饶你性命了！”天山派的追风剑式一展，乘暇抵隙，剑剑直指杨岚要害。妙在他的剑招虽是疾如暴风骤雨，但却总是刺向布袋遮拦不到的地方，杀得杨岚手忙脚乱。

眼看杨岚就要伤在他的剑下，忽听得一声长啸，远远传来，钟灵冷笑道：“小贼，放人！否则等不到你的党羽前来，我就先毙了你。”

钟灵正要使出本门的杀手神剑，杨岚忽道：“你要人么？给你！”突然把那布袋一抛，但却并非抛给钟灵，而是抛下山谷！

钟灵大惊，百忙中无暇思索，立即抢去救人，一个起伏，刚好在悬崖旁边，把那布袋接下。杨岚喝道：“你也领教领教少爷的剑法！”

这一下主客势易，是钟灵背着布袋，杨岚挥剑进攻。钟灵当然不能够用布袋中的林道轩当作兵器，还要处处小心，防杨岚刺着布袋。几招一过，险象环生，差点儿给他挤下悬崖。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个瘦长的汉子已似一溜烟的来到，替下了杨岚，

只是一个照面就把布袋夺了过来。

钟灵去了“包袱”，立即抢攻，“呼”的一掌打出，那瘦长汉子把布袋往后面一摔，身形一侧，反而踏前一步，就在悬崖旁返，挥掌相迎。

钟灵用的是“须弥掌力”，刚柔兼济，本来是十分纯厚的内家掌力，莫说是人，石头给他打上一掌，也得粉碎。哪知双掌相交，钟灵只觉触手之处，柔若无物，掌力有如打到虚空之处，身体失了重心，不由自己的一个踉跄。

钟灵方觉不妙，那汉子猛地大喝一声！“下去！”陡然间掌力尽发，排山倒海般的向钟灵推挤过来。钟灵身在悬崖之边，立足不稳，登时似断了线的风筝一般，应声而落，坠下深谷。

这瘦长汉子不是别人，正是杨岚的父亲杨钺。

原来杨钺果然是暗中接受了清廷“礼聘”的武林败类，他打听得江海天尚未回来，便放胆偷上岷山，与蒙永平等入串通，阴谋破坏岷山之会。

可是岷山防范森严，来历不明的人绝不能轻易混进。杨钺只能叫儿子跟着蒙永平，在玄女观附近活动。而自己则匿伏山头，伺机行事。他的儿子不过是个十六八岁的少年，认作蒙永平一个同党的徒弟，年纪轻轻的少年，不比陌生面孔的大人之容易受人注意，所以容易蒙混得过去。果然一出马便立了“大功”，活捉了林道轩。而杨岚向这座山头逃跑，也正是与父亲约好的。

杨钺是一派宗师，那次在天柱峰上与江海天比武，也有接江海天三数十招的能耐，论本领自是高于钟灵，但钟灵本来也不至于一招落败的，只因他一来是在悬崖之边，给对方占了地利，二来杨钺的邪派独门武功，钟灵又未能够一下于适应，故此只一掌便给他打下悬崖。

杨钺哈哈大笑，眼看钟灵就要摔成肉饼，却忽地在空中一个猴子翻跳，减弱了下坠之势，恰恰抓着了峭壁上横生的一枝虬松。杨钺心道：“想不到这小子还有这一手轻功。此时若不除他，他年又是一个劲敌。”

杨钺正想找一块大石砸下，忽听得有人高宣佛号：“阿弥陀佛，岷山之上，岂能容你擅开杀戒？”跟着又有人霹雳似的一声断喝：“大胆好贼，往哪里逃？”原来是少林派的罗汉堂长老雄禅师，与岷山派名宿甘人龙已经赶到！

杨钺一听，就知来的二人是武林中一等一的高手，当下顾不得伤害钟灵，忙即吩咐儿子道：“你先把这小子带走，不用惊慌，我给你抵挡追兵。你只须翻过这座山，就有人备好马匹，接应你了。”

杨岚兴高采烈，说道：“爹爹，我才不害怕呢。咱们爷儿俩这么一闹，已

足令这许多自称英雄豪杰的面上无光了。明儿大姨父一来，便管教天下英雄丧胆！”他自小在父亲熏陶之下，根本不分是非，只知恃强逞能，想在人前露面。

杨钺眉头一皱，说道：“别提你的大姨父了，快走！”

杨岚刚刚跑开，大雄禅师与甘人龙随后赶到，大雄禅师喝道：“施主留人！”把一串佛珠一抖，一百零八颗念珠都变作了暗器，雨点般的向杨钺洒下来！

这手“佛珠降魔”的功夫是少林寺三大绝技之一，当年少林寺的前任方丈痛禅上人就曾以这手功夫震慑过孟神通。一百零八颗念珠看似冰雹乱落，其实却都是打向人身穴道。

杨钺冷笑道：“米粒之珠，也放光华？”舞起一根青竹杖，只见漫天碧影，点点寒星，叮叮之声，不绝于耳，在那根青竹杖纵横扫荡之下，念珠向四方飞散，杨钺纵声大笑。却不料那一百零八颗念珠互相激荡，有几颗念珠竟然拐弯打到，杨钺在大笑，忽地“哎哟”一声叫了出来，“少阳”“曲池”“风府”三处穴道，同时给念珠打中。

杨钺一连退出了七八步，仍是脚步不稳，身躯摇晃，好似风中之烛，但也还没有倒下。甘人龙冷笑道：“哼，你这贼子口出大言，却原来也只是这么一点能耐，看你还敢目中无人么？”大踏步上前，使出大擒拿手法，便来抓杨钺的琵琶骨。

甘人龙以为杨钺已经受伤，这一下还不是手到擒来，哪知杨钺待他抓到，蓦地一声喝道：“教你识得我的本领！”反手一拿，咔嚓一声，竟把甘人龙一条手臂，硬生生拗折！

原来杨钺的痛苦神情，仍是伪装出来的。大雄禅师的“佛珠降魔”虽然厉害，究竟还比不上当年的痛禅上人；而杨钺的武功虽然也及不上当年的孟神通，但两相比较，仍是杨钺比大雄禅师稍胜一筹。但他自忖决计抵敌不了大雄禅师与甘人龙联手，故而施用诈术，预先运了闭穴的功夫，让念珠打中，假作受伤，来引甘人龙上当。

甘人龙也是一时不察，以为杨钺已经受了重伤，为要留下活口审问，那一抓就不敢使出内家真力，生怕将杨钺抓死。却不料冷不防的就着了道儿，反而给杨钺把他的一条手臂拗折了。

甘人龙是江南七侠中甘凤他的后代，家传武学，百步神拳，非同小可。受伤之后，负痛狂呼，独臂挥拳，猛地捣出，仍是拳风虎虎，威不可当。但杨钺狡猾非常，一击得手，立即便闪过一旁，“蓬”的一声，百步神拳的拳力，

把他十步之外的一棵松树震得叶落枝摇。杨钺待他凭着的这股气发泄之后，劲力松散之时，蓦地绕到他的背后，冷笑道：“你也该歇歇了，倒下吧！”青竹杖倏然戳出，以重手法点了他的穴道。

大雄禅师见伤了好友，低眉菩萨也登时变成了怒目金刚，脱下袈裟，扑过来道：“好个恶贼，你伤了两人，还想生下岷山么？”

一件柔软的袈裟，拿在大雄禅师手中，变作了十分厉害的武器，只见他迎风一抖，便似平地里起了一片红霞，向杨钺当头罩下。方圆数丈之内，沙飞石走！

杨钺冷笑道：“大和尚，你少林寺武功虽好，只怕也未必就能将我留下！”青竹杖一挑，发出嗤嗤声响，恰似一片红霞之中有一条青色的光芒划过，将红霞戳破了一角。

大雄禅师连番猛扑，每一次的猛扑，都给杨钺的竹杖将他的袈裟挑开，可是杨钺的竹杖点穴，也都给大雄禅师的袈裟挡住，无法攻进大雄禅师身前三尺之内。

就在此时，山寨又出现了两条人影，正是钟展与谷中莲一同来到。谷中莲已经见到了女儿，因为给女儿解开穴道，稍微耽了一些时候，但仍然是后发先至，赶在众人的前头。

谷中莲扬声叫道：“轩儿，轩儿！”听不见林道轩的回答，又惊又怒，厉声喝道：“好贼，你把我的轩儿怎么样了？你敢伤他一根毫发，我就要你性命！”她尚未知杨岚已把林道轩带走，恐防敌人将他加害，先扬声警告。

杨钺听她的声音从山腰传来，竟然刺耳如针，吃了一惊，心道：“这婆娘若然赶到，只怕我不是她的对手。”不敢恋战，青竹杖一挑，挑开了大雄禅师的袈裟，转身便逃，大雄禅师喝道：“往哪里走？”跟在背后，紧紧迫来。

杨钺早已想好脱身之计，猛地把手一扬，冷笑道：“我接了你的念珠，来而不往非礼也，你也接我暗器。”只见一个暗赤色的圆球飞来，忽地“蓬”的一声爆裂，化作了一团焰火，向大雄禅师当头罩下。

大雄禅师怒道：“好歹毒的暗器，但又奈我何哉！”袈裟一荡，火光流散，转瞬之间，已是烟消火灭。

不料杨钺又是把手一扬，这一次的毒火弹却是打到甘人龙身上。甘人龙是早就给他点了穴道躺在地上的，当然躲避不开。

大雄禅师这一惊非同小可，连忙赶回去扑救。杨钺哈哈大笑道：“大和尚，你安安份份念你的往生咒去吧。失陪了！”大笑声中，早已去得远了。

大雄禅师扑灭了火焰，可怜甘人龙已是给烧得焦头烂额，气息奄奄。幸

而还未曾毙命。大雄禅师给他解开了穴道，连忙施救。

不多一会，谷中莲与钟展双双赶到。谷中莲见甘人龙给烧成这个模样，也是吃惊非小。甘人龙是她师伯，她当然不能置之不理，只好把追捕奸细的事情暂搁一搁，帮忙大雄禅师救治。

甘人龙嘶声说道：“谷掌门，捉拿奸细要紧，我，我没甚么。”大雄禅师也道：“甘师兄性命无妨，谷掌门放心去吧。”

谷中莲摸过了甘人龙的脉息，知道他伤得虽重，但也不至于便有性命之忧，而大雄禅师有少林寺的“小还丹”，这是天下第一治伤圣药，这才把心上的那块石头放下来。

捉贼、救徒，两件事情一样重要，谷中莲问道：“我那徒儿呢？”大雄禅师道：“一个小贼将他装在布袋之中，已逃跑了。是向着那一个方向逃的。”杨钺、杨岚父子逃跑的方向不同，谷中莲略一踌躇，觉得还是救林清的儿子要紧，于是拜托钟展追捕奸细，自己则向杨岚所逃的方向追去。

可是就在此时，钟灵呼救的声音也从峭壁下传了上来，原来他攀住了虬松，已是精疲力竭，无法上来。钟展在悬崖边望下去，见他儿子双手攀着一条不过蜡烛般粗大的树枝，身子悬空，摇摇摆摆，随时都有掉下去的可能。这景象大雄禅师也看见了，说道：“钟大侠，还是救人要紧。”钟展父子连心，叹了口气，也只好放松杨钺不迫，先下去救自己的儿子了。

在钟展将儿子从峭壁下拉上来的这段时间，各派弟子，陆续来到。

叶凌风在路上会见了江晓芙、钟秀二人，神色仓皇，满头大汗地赶来，一见着大雄禅师，立即问道：“我那小师弟呢，怎么样了？怎么样了？”关心、焦急之情，尽都见之辞色。刚听到一半，“哇”的便是一口鲜血吐了出来，捶胸叫道：“这怎么好？这怎么好？”

江晓芙连忙将他扶住，说道：“大师哥，你别着急。妈已经追下去了。”

钟展道：“秀儿，你照料哥哥，我去追捕奸细。”

叶凌风如梦初醒，猛地敲了一下额头，说道：“对，咱们大伙儿都去捉贼！”

江晓芙道：“师哥，你歇歇吧。你忧心过甚，气色太差，莫把自己也弄出毛病来，有我们这许多人出动，也不在乎多你一个了。”

叶凌风从来没有听过江晓芙说的这样体贴话儿，心里甜丝丝的，又是得意，又是好笑，暗自想道：“我破损了一点舌尖，也是值得了。”原来他吐的那口鲜血，乃是咬破舌尖所致，并非真的吐血。

叶凌风索性把戏演到十足，摔开了师妹的手，说道：“不，我虽然未必帮

得上忙，但我必须尽我一点心意。谁叫我是掌门师兄呢？”

大雄禅师大为感动，掏出了一颗小还丹，交给叶凌风道：“叶少侠，你带着这颗药丸路上备用，若是精神不济，再吐血的话，可以将它服上，至少可以使你不受内伤。”

叶凌风知道小还丹是极难得的良药，医治内伤，天下无双，装作匆匆要走的样子。忙不迭地收下，心里想道：“早知如此，再吐两口血也值得。”

当下大雄禅师将甘人龙背回玄女观医治，钟秀陪伴她的哥哥钟灵。钟灵倒没受伤，只是精疲力竭，难以跑路，只好就地盘膝而坐，默运玄功，徐徐恢复精神，钟秀在旁给他守护。

除了这几个人之外，其他的人，分头都去搜捕奸细，可是翻遍了整个岷山，结果都是失望而归。

谷中莲追得最远，她施展绝顶轻功，追出岷山山下百里之外，也没见着杨岚的踪影。原来杨岚有人接应，他们所乘的乃是御苑骏马，多好的轻功，也是追不上的。

待到谷中莲回到玄女观的时候，已经是午夜了。岷山派弟子与一众英雄都在等待她的消息，谁也没有去睡。

众人见谷中莲独自归来，形容憔悴，不必再问，已知结果。人人都感心头沉重，相顾无言。

江晓芙尤其感到难过，首先打破沉默的气氛，哽咽说道：“妈，都是我的不好。我不中用，保护不了小师弟，丢了你的面子。”

叶凌风接着说道：“不，都是我的不好。要是我听师母的说话，早早找你们回来，就不至于发生这样的不幸了。”他的表情，更是动人，似乎奸细捉了他的师弟，就似摘了他的心肝一般，说到伤心之处，一颗颗的眼泪都滴下来了。

谷中莲叹了口气，说道：“这件事怪不得你们。贼人是谋定而动，要怪也只能怪我料敌不足，防范未周。时候不早，你们都去睡吧。”

这一晚各人都是闷闷不乐，只有叶凌风一人例外，连梦里都几乎笑出声来。

第二日已是独臂神尼的忌辰，也即是岷山大会开始的日子。叶凌风一早起来，随着众人到独臂神尼的墓园聚集。今年来的人特别多，各大门派小一辈的弟子都只能在墓园外参拜，四面山坡上黑压压的站满了人。叶凌风看了这样盛大的场面，又是欢喜，又是吃惊。欢喜的是自己将可在天下英雄之前露面，吃惊的是有这么多反清的英雄豪杰，倘若知道自己竟与清廷鹰爪同谋，

那真是不堪设想。

谷中莲率领长幼三代同门，拜谒了两位祖师独臂神尼与吕四娘的灵墓。随后又是各大门派的掌门人或代表以及有身份的宾客参拜。礼成之后，谷中莲抬起头来，眼角有晶莹的泪珠。

与会诸人都已知道昨晚的事情，但许多人也都感到奇怪，为什么敌人要冒奇险，费那么大的气力捉一个小孩子，虽然这小孩子是江海天的徒弟，但他比他身份重要的人，不是还多着吗？由于觉得事有蹊跷，许多人都在交头接耳谈论昨晚的事情。

礼成之后，照原定的次序，应该是由谷中莲以主人身份，宣告岷山大会开始，然后由各派首脑人物商定这次大会讨论哪几项重要的事情。

众人停止了耳语，等候谷中莲说话。只听得谷中莲缓缓说道：“在大会开始之前，我先有两件事情要禀告各位前辈与及武林同道。”

谷中莲说的第一件事，就是江海天把叶凌风立为掌门弟子的事情。

按照武林规矩，各门各派的掌门弟子，或废或立，都得请一些德高望重的前辈到场，作为见证。如今谷中莲在英雄大会宣布此事，那是最隆重的了。

但一来这一件事情，众人都已预先知道；二来因为昨晚所发生的事故，大家心情都受了影响，所以叶凌风所期待的，大家向他热烈祝贺的场面并没有出现。不过由于江海天在武林的地位，各派的首脑人物，都是循例的来向他道贺，稍稍说了一些勉励的话。本来江海天知交甚多，除了各派首脑人物之外，还应该有许多人来向他道贺的；但与会诸人，人人都是抱着同样心情，急于听谷中莲说昨晚那一件意外之事，急于商量如何去捉拿奸细，祝贺的仪式以及一切赞美的套辞，也就尽量减少了。

叶凌风日盼夜盼的，可以在天下英雄面前大出风头的场面，就是这么平淡的过去了。他早就准备好的一篇激昂慷慨、矢志行侠仗义的答辞，因为感到大会的冷淡气氛，也就自己识趣，没有再说了。叶凌风不无感到“遗憾”，但经过了这一仪式，他的“江大侠掌门弟子”的地位，已经确立，天下英雄，也都知道有他叶凌风这个人了。叶凌风虽然感到“遗憾”，心中仍是高兴万分。不过他很会掩饰，可并没有表露出来。对所有向他祝贺的武林前辈，他也是彬彬有礼，甚是谦虚；获得了全场的好感。

仪式过后，谷中莲神情沉郁，再向众人说道：“第二件事是岷山派应该另立掌门之事，这次英雄大会，也该另选贤能主持，请天下英雄见谅。”

此言一出，全场骚动。白英杰道：“谷掌门，你这是为了甚么？”一大门派的掌门人，自请废立，那是武林中从所未有的事情。因此大家虽然知道她

是为了昨晚之事，还是大感惊愕。

谷中莲道：“请本派四位长老出来！”本来岷山长老一辈，还有个甘人龙的，但甘人龙伤重，在场的就只有白英杰、路英豪、卢道磷、林笙四人了。这四人的心都似坠了铅块一般，正想劝慰掌门，谷中莲已在独臂神尼墓前跪下，说道：“弟子谷中莲无德无能，致令本派蒙污，愧对祖师，特来请罪。”说罢，站了起来，道：“我有亏掌门职守，致令鹰爪在岷山之上，公然掳人，又伤了本门长老甘师伯。请四位长老执行戒律，给我应得的惩处！”

白英杰道：“依我看来，昨晚之事，颇有蹊跷，不能只是怪掌门防范不周。各位想想，鹰爪偷上岷山，费了这么大气力，为什么只把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掳去？还不是因为他是江大侠的徒弟吗？鹰爪何以会知道他的身份？又恰恰选择了一个适当的时机？”

路英豪和白英杰是老搭档，接声说道：“是呀，看来多半是有内好与外敌勾结，才会弄出昨晚的事情。所以当务之急，是要查明谁是奸细，免得咱们自己人中，潜伏了害群之马！至于本派掌门，自请惩处，那倒是可以从缓商量。”

白、路两人还未知道林道轩的身世来历，只从他是江海大的弟子这一身份立论。不过他们老经世故，所说的却是合情合理。在场的有识之士，和他们也都是抱着同一的见解。当下纷纷附和：必须先查奸细！

可是昨晚杨钰父子在人前露面，与他们交过手的也有江晓芙、钟灵、甘人龙、大雄禅师等人，可没有一个人认识他们。经过一晚的时间，各派首脑人物也都查究过了，并没有失踪的人，显见那两个乃是外敌，并非内奸。内奸是谁？大家还在迷雾之中！

当众人异口同声要查明奸细的时候，时凌风的一颗心几乎要从腔中跳出来，但他外貌却镇定得很，暗自想道：“幸亏出事之时，我是在师母身边，无论如何，她总不至于疑心到我！”

不错，谷中莲确实是对他丝毫没有起疑，她倒是担着另一重心事。心里想道：“知道轩儿来历的，除了我之外，只有风侄与芙儿。他们二人当然不至于内奸。但怕只怕芙儿口没遮拦，也许说话不小心，在人前漏了风声，给奸细听了去。”想至此处，不寒而栗。

谷中莲有所顾虑，说道：“奸细当然是要查究的，但看来也不是马上可以发现。此次英雄大会还要商讨许多重要的事情，与其多花工夫先查奸细，不如搁到会后再办。不过，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你们就是不责备我，我也深感惭愧。这个大会，无论如何，也不应该由我主持了。”谷中莲是想在今晚无人

的时候盘问女儿，故此主张把查究奸细之事，搁在后头。

她的主张也不无道理，众人冷静下来，也都想到奸细既然安排得如此周密，决不能轻易查获。可是若不先查奸细，众人又怎敢放心讨论重要的事情？

正在议论纷纷之际，忽地有一个人站起来说道：“我倒有一条可以追查奸细的线索！”

饶是叶凌风如何强作镇定，听了这句话，也不由得心头一震，微微“噫”了一声。幸亏是在全场哄动之中，叶凌风的“失态”，没人注意。

谷中莲一看，说话这人乃是丐帮帮主仲长统的大弟子元一冲。仲长统因事未能赴会，元一冲乃是代表丐帮的首脑人物。丐帮是江湖上第一大帮，与氓山派的渊源又极深远，前任帮主翼仲牟本身就是氓山派的，故此元一冲的说话，遂特别惹人注意。

江晓芙在叶凌风身旁，大为欢喜，说道：“师兄，这可好啦。丐帮消息素来灵通，说不定他们已经知道奸细是谁了。咦，师兄，你的面色怎的如此苍白，是精神还未恢复吗？”

叶凌风连忙强慑心神，说道：“我昨晚记挂师弟，一晚都没睡好。听得这个消息，我是高兴得几乎要流泪了。对，这消息真是太好啦！”

谷中莲待骚动稍稍平静之后，问道：“元香主，你有什么线索，可以追查奸细？”

元一冲道：“请问江姑娘，掳你师弟那个少年，是不是姓杨的？你师弟在见到他的时候，曾经说过什么话？”

江晓芙道：“不错，是姓杨的。我师弟说那小贼是曾于他有恩的‘好朋友’，可惜这件事他还没有说出来，就给那小贼捉去了。”

元一冲道：“这小贼的相貌，是不是如此如此……”他详细描述了杨岚的相貌，江晓芙喜道：“一点不错，元香主，你是认得他的呀？”昨晚事发之时，元一冲并没在场，他是未曾见到杨钰父子的。

元一冲点了点头，又问大雄禅师道：“你曾经与那鹰爪交手，那厮是不是个瘦长汉子，用的一根青竹杖。”大雄禅师道：“不错。”颇觉有点奇怪，因为昨晚元一冲是早已向他打听了一遍了的。

元一冲道：“谷掌门，你可以放心了。要追查奸细的线索，就在这两个鹰爪身上。他们是两父子，父亲名叫杨钰，儿子名叫杨岚。”

谷中莲道：“这两个是什么人？咱们怎样可以抓到他们？”

元一冲道：“我也不知杨钰底细，不过我可以到一处地方问出他们的下落。这杨钰和江大侠是见过面的，他有一个连襟住在天笔峰，名唤上官泰，和

我们丐帮从前有点小小的过节，后来就是江大侠与我师父上天笔峰，将这过节化解了的。这上官泰颇有几分义气，想不至于包庇奸人。”

武当派的松石道人性情最急，立即说道：“对，有了庙祝，就不怕跑了和尚。待这会散了之后，咱们几个老头子陪谷掌门、元香主都上天笔峰去，管那上官泰包庇奸人也好，不包庇奸人也好，总得着落在他的身上，捉拿鹰爪，追究好徒。”

群雄纷纷道好，有许多人还自告奋勇，先报上名，要参加追捕杨钺父子。叶凌风却是松了口气，想道：“我道他是什么线索？却原来要兜这么一个大圈儿。那杨钺父子与我并不相识，他们是另外一条线和蒙永平联络的，即使抓着他们，也不会连累到我。”

群雄正在议论纷纷之际，忽听得冷笑之声，远远传来，群雄愕然都朝着声音的来处望去，却是只听见笑声，还未见着人影。

白英杰喝道：“什么人？”话犹未了，只见一个青袍汉子已经出现在众人眼前，冷冷说道：“诸位可不必费神上天笔峰了，有谁想动杨钺一根毫发的可冲着我来！”

青袍汉子来得迅速之极，说到一个“来”字，他的脚步已经是踏进了墓园。与他携手同来的还有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正是昨天用布袋捉了林道轩的那个杨岚。

这一下突如其来，登时全场震动，有些性情暴躁的已在高声喝打。青袍怪客冷笑道：“你们这些自命英雄的人物，就只知道倚多为胜吗？江海天在哪儿，我倒要请他出来问问！”

谷中莲自行请罪一事，既然未有结果，只好仍以岷山派掌门兼大会主持的身份答话：“尊驾何人？你要替杨钺出头揽事，你可知他所干的勾当么？你要会江海天，又是为了何事？”

青袍怪客道：“你敢情是岷山派掌门江夫人了？怎么，你丈夫还未回来么？这可真令我虚此一行行了。”言下之意，除了江海天一人，天下英雄，都不在他眼中。

松石道人怒道：“江大侠虽然不在这儿，阁下意欲如何，我们也决不至于令阁下失望！”

谷中莲不愿多生枝节，说道：“杨钺之事，究竟如何？先了结这桩，再说别的！”

青袍怪客似是意兴萧索，懒洋洋地说道：“杨钺干了什么勾当？你且说说！”

岷山长老之一的路英豪大声道：“你这是明知故问，这小贼与你同来，你还能不知道么？”

青袍怪客双眉一竖，面有怒容，朝着白英杰的方向戟指骂道：“咄，还未分出青红皂白，你怎可胡乱骂人？”

两人之间的距离少说也在十丈开外，寻常武学之士发暗器也不打到这么远的距离。但这青袍怪客只是朝着这个方向一指，白英杰登时便觉得冷风扑面，似有一把无形的利刃向他刺来！饶是他有数十年的内功修为，也不由得机灵灵地打了一个冷颤！

谷中莲道：“好，那咱们就让天下英雄评理吧，看杨钺父子是不是该骂？杨钺作了朝廷鹰犬，指使他的儿子在岷山之上掳人。除非你也是与他们同流合污的一路人物，否则还岂可包庇他们？”

与会诸人都因青袍怪客的倨傲态度而动了怒气，异口同声他说道：“对，他既替杨钺出头，就得着落在他身上把杨钺交出来！”“这厮分明也是朝廷鹰爪，何须再问？把他擒下再说！”但群雄都是有身份的武林人物，决不能一拥而上；而且在这岷山之上，也得听从谷中莲的命令。故此，虽是群情汹涌，也只是向谷中莲提议而已，并未演成群殴。

那青袍怪客在群情汹涌之中却是神色自如，淡淡说道：“我这姨甥捉了你们的什么人？”谷中莲见他一副毫不在乎的神色，有点诧异，也有点火起，当下说道：“就是你所要会的江海天最小的徒弟，只是个十四岁的孩子。”

青袍怪客冷笑道：“我道是什么大事，原来只是捉了江海大一个徒弟。捉了江海天的徒弟怎见得就是朝廷的鹰犬？又怎能含血喷人，连我也骂起来？哼，满洲的鞑子皇帝是什么东西？也配驱使我么？哼，你们别在门缝里瞧人，把人瞧扁了！”

此言一出，倒是大大出乎众人意料之外。要知俗语也有的话：“是什么人说什么话；是什么果结什么瓜。”这青袍怪客倘若真是朝廷鹰犬，他尽可以胡说八道，但决不敢辱骂皇帝。

谷中莲静默了片刻，仔细地打量了那青袍怪客一番，说道：“然则你们又为什么要把江海大的徒弟掳去？”

就在此时，忽听人声脚步声嘈成一片，只见有一大群人，已经在山坡上出现，正朝着墓园走来。群雄纷纷上前堵截。

谷中莲喝道：“你们是什么人？”她使用上乘内功将声音传出来，声音不高，但却似在那些人的耳边问话一般。

这些人本是来势汹汹，而且其中也不乏武学高明之士，但在谷中莲以最

上乘的内功震慑之下，都是不禁心头一震，愕然止步。

青袍怪客哈哈一笑，轻描淡写他说道：“他们有些是我的朋友，有些是我的家人奴仆，跟我来参加你们的‘英雄大会’的，总之是你们氓山派的客人，何用大惊小怪？怎么，你们不欢迎我们这班不速之客么？”

氓山的英雄大会，其实亦即是抗清义士的一个秘密聚会，并非公开宣告，任凭什么人都可以参加的。即使有些未接到请柬的，也都是由熟人带来，决不能无因而至。像今日之事，那是从未有过的。而且，这青袍怪客还把家人奴仆都带了来，说是要参加他们的英雄大会，这就不仅是蔑视当主人的氓山派，对与会的一众英雄，也简直是一个侮辱了。

但谷中莲还无暇责问对方的“失礼”问题，而是首先要担心本派巡山弟子的安危。要知氓山派乃是清廷的眼中钉，即使是在平时，也有巡山弟子，严防敌人偷袭。今日英雄大会在此举行，当然更是警卫森严的了。假若只是青袍怪客一人，凭着武功高强，逃过众人耳目，偷上氓山，尚还不足为奇；这许多人突如其来，巡山弟子居然没有发现，那就真是不可想象的怪事！

谷中莲一惊之下，勃然怒道：“我不管你们是些什么人，你们硬闯上山，倘若伤了我氓山派一个弟子，我就不能放过你们，林师伯，请你带人去查个明白。”谷中莲此言一出，群雄登时把那些人包围起来，只待林笙查明事实，便可动手。

那青袍怪客笑道：“谷掌门不用惊慌，我并没有伤了你们弟子的一根毫发，只是他们不许我参加此会，我迫于无奈，只好将拦路之人都点了穴道。我是用最轻的手法点穴，只须半个时辰，穴道便能自解！”

谷中莲这才知道，原来是青袍怪客先来“开路”，将巡山弟子都点了穴道之后，那一批人才跟着上来的。倘若他说的是真，则他的轻功之超妙，手法之迅捷，也委实是足以震世骇俗了。

谷中莲厉声说道：“一是谁请你们来的？你能怪得我们门下弟子拦阻你吗？好，你既然如此无礼，我也不必问你是什么人了。你划出道儿来吧，免得你说我以多为胜。”这话的意思即是已把青袍怪客这一班人当作敌人，不过还可以照江湖的规矩，让他们提出如何较量。

那青袍怪客不接这个话头，却仰天大笑三声，拍拍掌道：“好笑呀，好笑！”正是：

剑拔弯张来怪客，独闯名山逞异能。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